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 工作简报

第 3 期

(总第 60 期)

2017 年 10 月 1 日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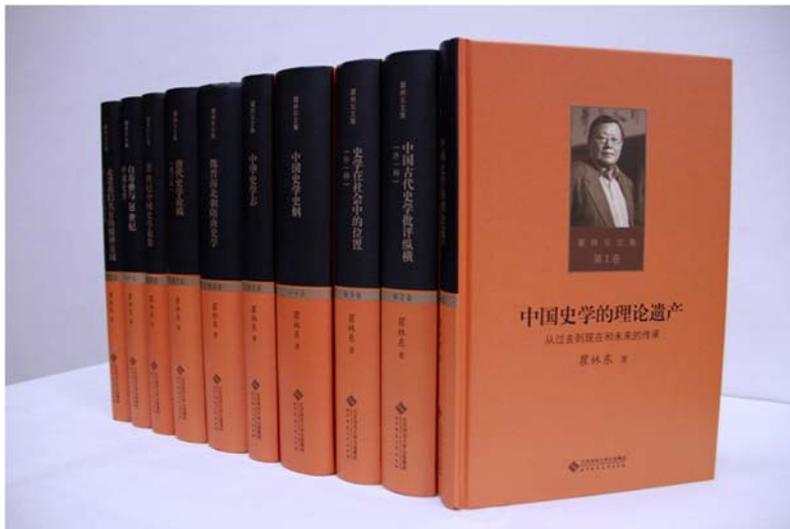
- 一、瞿林东先生的《瞿林东文集》(10 卷本) 出版
- 二、我中心张越教授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
- 三、刘家河先生与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师生座谈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 一、瞿林东先生的《瞿林东文集》（10卷本）出版

2017年9月，瞿林东先生文集出版。《瞿林东文集》（10卷本）是瞿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代表性论著的集结。其内容既涵盖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功用、史学史纲、史学史志等基础性理论著作，也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史学重要人物与20世纪中国史学关系等专题性著述，全面反映了作者40余年的治学历程、研究路径，对于了解作者的史学观点及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二、我中心张越教授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

9月15日，我中心张越教授应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在博望报告厅为广大师生作题为《再出发：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发展》学术报告。

张越教授首先就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何时的问题进行说明，提出1840年说和1902年说，重点向师生讲述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后的中国史学转型。随后，他从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演变的视角，梳理出历史教科书从介绍、编译日籍到国人独立编纂的脉络，诠释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最后，张越教授论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以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为切口，向师生准确而直观地展示出中国近代史学学科的形成过程。

讲座结束后，张越教授就当代历史教科书同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及“国学”在当今社会的盛行等问题，与同学们进行充分交流与互动。



### 三、刘家和先生与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师生座谈

2017年9月19日上午,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召开研究生新生老生见面会,我中心刘家和先生应邀与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师生进行座谈。刘先生结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答疑解惑,传授学习、读书与研究经验。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师刘林海、王海利、武晓阳、李渊及2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座谈。

学术需要创新与发展,学术队伍需要扩大与出新。刘家和先生首先就与会人员的年龄结构,指出学术研究需要老中青的梯队建设。老年学者逐渐退居幕后,中年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青年学者是未来和希望。刘先生强调,师生之间人格是平等的,需要有平等的交流,学者们应该秉承着谦和、平等的心态。人格平等并非目无尊长,因为尊师就是重道,二者密不可分。

刘先生从辨析学与思、学与习、温故与知新的辩证关系入手,强调学术研究者要不断扩大研究视角,要有问题意识,对不同问题要形成独立的思考。学术研究离不开量,但关键在于质。从量变到质变,就是创新,没有质的突破的创新,是没有用处的。教学实践中的“桶水和杯水”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正正确。如果没有创新,桶水总有用干的时候,知识也就枯竭了;时间长了,桶水也就不新鲜了,知识也就陈旧了。

对于如何读书这个问题,刘先生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同学们提出了建议。首先要会读书。专业的书籍很多,不可能一一读完。读书需要把握技巧,既不能盲目看,也不是页页看。要结合实际情况,精读与泛读结合。一般说来,读书首先要看序言、目录和参考书目,以了解书的基本情况,搞清各种层次的材料,知道哪些内容需要,哪些可以略读。书不是一次就能读懂读完的,要将书中的内容分为已懂、不懂和似懂非懂的。不懂的以后解决,似懂非懂的划上问号,这就是问题的开始。要在读书中发现问题,要随时记下所思所想,读书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博”与“专”、“通史”与“专史”的关系,避免陷入各种“陷阱”。博并不仅仅是知道的多,博不但要大,而且要通,能贯通成为网络,才是博,杂多不是博。博与专是分不开的,博是基础,专(精)是博的体现。在这方面,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杰出的代表。这篇文章虽然只有八万多字,但是公认的精品,涉及到十几个方面的材料,有几百种之多。如果没有博,其精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大专家是在通的基础上的专。一个题目研究生时做,博士时做,毕业后接着做,离开了自己的题目,其他的不知道,这种专不是真正的专。博与专结合还是“竭泽而渔”的前提。竭泽而渔是绝对不可能的。泽有活水,是淘不干的;一旦干了,也就没有鱼了。泽有大小,太湖也是泽,怎么能竭?所以,竭泽而渔只能是就某一方面、某一段而言的,其前提也是精与博。没有精与博,是不可能竭的。研究专门史,如艺术史或法律史,不但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有通的认识,而且要有跨学科的知识。

在“通史”的基础上呈现“专”，掌握好结合点，以史实第一，避免写成其他学科的论文。

